



(揚 劇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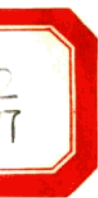
拜 師 傅

浩 然 原 著

石玉芳 吳金順 改編
汪麟童 曹正林



江蘇省劇目工作委員會編



編 者 的 話

在戏曲舞台上，表現青年学生去农村从事劳动鍛炼和斗争，这是很有现实教育意义的主题。如何才能在工作中受到切实的鍛炼，学到真实的本领？这首先取决于个人对劳动的看法和态度。剧中，专员的儿子——高中毕业生夏青苗，毅然地放棄了考大学的意愿，到农村去落户，拜老牧羊人为师，决心在工作中鍛炼自己，恭謹地向老农学习，向现实生活学习，使自己成为一个新型的既有書本知識又有生产技能的青年。这出戏給予知識青年的启示是很大的。

編 者

拜 师 傳

〔揚 劇〕

時間：一九五七年初秋。

地點：某地農業社。

人物：夏青苗(苗) 共青團員，高中畢業生，專員的兒子，二十二歲。

杜大叔(叔) 社里牧羊員，五十八歲。

杜 娟(娟) 共青團員小組長，杜大叔的女兒，二十三歲。

姜主任(任) 鄉黨支部書記，富民農業社主任，三十三歲。

第一場 布景二道幕前

〔帷幕在愉快跳躍的音樂聲中升起，姜主任背着旅行包，領着背着被包初離城市的高中畢業生夏青苗，欣然觸景憶舊地大踏步走出舞台。〕

苗 (唱大六板調)

看來農村景致比城里美！

山明水秀愛煞人，

風吹枝頭似鳥語，

流水潺潺象歌聲，

葵花點頭象朝我笑！

任 歡迎接待你到農村，

苗 斜陽夕照玉米賽珠寶！

一陣陣吐香迷蒙人。

任 青苗同志，你对农村的庄稼名字很熟悉啊？

苗 姜主任，我夏青苗的名字就是在农村里起的。

任 啊！

苗〔唱探亲调〕抗日时我娘生我在青苗地上，

随军不便把我寄托柳亲娘，

自幼乳名叫青苗至今未更改，

十二岁才离开柳家大庄。

任 就是这山南边的柳家大庄吗？

苗 是呀！

任 柳大娘他不是……

苗 早就死啦。〔有些心酸地〕

任 〔打断心思地〕啊！青苗同志，你看。〔指山上山下，唱接前腔〕

以前这里是一遍荒地无人问，

现在变成良田多丰盛！

自从我们全乡并了大社，

没有一处空地无收成，

枯石山披起了新绿衣！

再不见无柴无米无穿的人，

人人把社当着自己家，

近年来都是好收成，

将来更要比今天好，

靠你們来帮助建設新农村。

苗(唱)我虽在学校里讀些書面理論，

那有你們实际工作經驗深，

不懂的还望主任多教导，

我决心做杜大叔的接班人。

任(唱)杜大叔为人忠誠性情固执，

为杜得生他心中常懷恨！

苗 杜……得……生……是誰？

任 是杜大叔的堂房孙子，也是来跟杜大叔学放羊的。〔唱
接前腔〕

杜得生怕吃农村苦！

半途而廢就跑进城。

杜大叔为他当众做檢討，

杜大叔为他在会上吃批評！

你去各事必須要有耐心，

决不能再惹大叔把气生。

青苗同志，要談杜大叔放羊的本事可大啦！他似乎
能懂得羊說話，不管什么羊到他手里，就会养得膘肥
肉壮的，生什么毛病他一治就好，而且还会替牲口看
病。

苗 啊！还会替牲口看病？

任 哈哈！我們这里三五十里方圓，有些著名的兽医先

生，遇到困难还要来請教請教他呢！

苗 真是行行出状元！〔唱接前腔〕

年迈之人他有学术，

我定要吃苦耐劳多請問，

放羊的事业中有远景，

我决心要在这事业中过青春。

噯！哪是什么地方？

任 那就是杜大叔的看羊棚子。

苗 我师父就住在山脚下面啊？

任 不！大叔家住在那边小村子上，这里因为放羊上山
便当，所以他要求社里把羊圈砌在这里。

苗 他一个人住在这里不怕嗎？

任 哈哈，怕！解放前他一夜打死过四条狼，我們这里人
都称他是老英雄！現在五十多岁人了，他上山放羊比
羊跑得快！

苗 哎呀！真是老英雄！姜主任，我一定要跟他老人家学
会本领……

任 那不用說也是小英雄啦！

苗 主任，你看我……

任 行啊，同志，現在青年人都應該爭取做事业中的英雄
人物嘛！

苗 哎！哪……

任 啊！哪就是杜大叔放羊回来了，你看，你看，哪么寬闊的沟池他一跳就过去啦，怎么样？〔幕后羊叫〕

苗 真了不起！走！主任，快带我去見師父去，走！

任 走！〔暗灯开腰幕，再亮灯現杜大叔的看羊棚子，舞台左角一張鋪上設有被子等物，土墙上挂着蓑衣雨笠，悬着羊粪锄、粪箕、扁担、水桶、扫帚等物，舞台右角是羊圈的一角，正对着羊棚子大門，進門有一張小矮方桌子，一張小方凳子，桌上放一只风灯。杜大叔赶羊从舞台左角上，羊都象听话似的奔圈門直入，大叔关好圈門，又把几只小羊抱到老羊身边去喂乳，小羊咪咪地叫。〕

叔 小羊，小羊。〔唱蘆江怨調〕

你不要叫来不要哼，

你們可記得杜得生？

他来还不到半个月，

无情的鞭子打在你們身，

羊呀！我为你們在大会上吃批評。

昨天主任来对我說：

專員的儿子要下放农村，

要拜我为师学放羊，

分明是送来个魔头星！

我何必再找病害我自身。

嗨！我家杜娟姑娘三番两次的劝我，爸爸，你收个徒弟替替手脚不好嗎？我哪里不想找一个人接接班，唉！可是杜得生……他不过是初中生，来的时候，漂

亮話說的輪船都裝不了，結果嫌脏呀，羊糞臭呀，山坡子難爬呀，不是弄腳踢羊，就是用鞭子打羊，說了他几句，他媽媽老子在大会上還批評我，弄得我聲敗名虧，不歡而散，現在又要把夏專員的儿子送來給我做學徒，他又是高中畢業生，他媽媽老子一定要護短，再說我最近才識得幾個字，他們有字墨的人吃苦是不行，花樣是很多，我是對付不了，往後我受點罪倒是小事，我這一羣羊……不行！我這個小廟不能蹬大菩薩，我還是去找姜主任，回絕了他，對！〔說着掉臉就走，正好與主任碰個頂面。〕

任 大叔，我……〔準備介紹地〕

苗 杜大叔。

任 對，這就是杜大叔，大叔，他就是夏專員的儿子，叫青苗，是來拜師父跟你老人家學放羊的。

叔 這……主任……

任 這一來你也不用愁沒有替手了吧？

叔 他……

任 他的來意很堅決，恭喜你收了這一個好徒弟，你一定高興嘍？什麼時候請我吃喜酒？

叔 主任……〔拉進前一步，低聲地〕你不要說的比唱的好聽啊！上次杜得生來，把我這裡當着招待所一樣，說來就來，說走就走了！我可不再讓大会上說我是保守老

頑固了！

任 大叔，以前的事情已經過去啦！你就……

叔 算了吧，事情雖然過去啦，可是杜得生的娘現在看見我象是見了仇人一樣，眼睛翻翻的，碰了面都不講話，倒成了冤家了。

苗 大叔，我是下定決心來跟你學本事的。

叔 ……小伙子，這沒有出息的事，不是你們做的啊！成天成夜跟着畜生後頭充軍，再說我們這個農業社里，是少不了象你這種人材的，你是高中學生，拿起筆杆子寫寫算算倒很適合，抓這鞭杆子聞臭氣的事，豈不誤了你的前途嗎？

苗 不，大叔，你不要看我是城里人，再好的事情我都不願意做，我這次來決心不怕吃苦，我……

叔 你不要想的比做的容易啊！〔唱數板調〕

我一輩子放羊在山上，

酸甜苦辣我都嚐！

風里去來雨里闖，

起早帶晚跟羊忙，

山高不能怕路不平，

草深不能怕有虎狼！

爬山越嶺多艱險！

不是手破就是腳傷，

跟着羣羊象充軍，
心里有苦也无处講，
鞋子不知坏了多少，
身上不能穿好衣裳。〔轉滾板〕

六月炎天太阳晒，
渾身黑得起油光。

十冬腊月天下雪，
冷风刺骨象鋼針样！
喂草換水挑羊糞，
有一点不到羊受伤，
你要学做这一行，
一世前程就无指望。
并非我不愿收留你，
怕誤你青春好时光！

苗 大叔，天大的困苦我都不怕，我是决心……

叔〔唱接前腔〕我是好心好意替你想，

有前途的青年不要錯方向！
我辛辛苦苦几十年，
到現在还是老本行，
人人都說放羊很容易，
这不比得提笔做文章。

苗 大叔，我知道放羊是不容易，我一定要在困难的工作

中找前途，大叔……

叔 主任，我們這羣羊，根本上不需要兩個人放，〔推進前一步，低聲地〕姜主任，他是夏專員的兒子啊！不要怠慢了人家，我看還是讓他當個總會計倒很好。

任 大叔，你的話不能……

叔 我的話沒有錯啊。

任 大叔，你別看青苗他……

苗 大叔。〔唱滾板調〕

別的事情我不愛做，

決心來拜師學放羊。

你老的本領我很敬仰，

我父親常把你的事迹講：

你老莫看我是高中生，

是酸是辣我定要嚐。

黑暗地荒江我也要渡，

熊熊的烈火我不怕燙，

過去人說放羊的沒出息，

我倒要在畜牧業上放一放光。

任 對！大叔你放心，我保證青苗聽你的話，他是不能和杜得生比的，再說青苗他……

叔 他……嗨！話不是這樣講法啊，〔拉主任進前几步〕你不知我的難處啊，嗨！

任 大叔，你是不是怕他和杜得生一样，将来又要弄得不欢而散……

叔 是呀。〔唱接前腔〕

我早就想收一个好徒弟，
我这羣羊能有个接班人，
杜得生是我的亲姪孙，
指望他是我的知心人，
誰知他人怕吃苦羊受罪，
踢死我的小羊我心里疼！
我說他几句就去报告，
大会上批評我把錯認。
得生是农村生来农村长，
何况青苗从小就在城里蹬！
什么飢餓寒冻未受过，
皮子薄来骨头嫩！
又是嬌生慣养年紀輕，
又是高中学生有理論，
又是專員的儿子来头硬！
我这旧脑筋不是他的对付人，
以往的事我越思越寒心，
我决不再找病害自身。

任 大叔，这你不用煩心，他是来学徒的，你到不要顧慮

他是專員的儿子，你这要……

叔 哎！主任，我的脾气你是知道的，我生来就不会什么甜哥哥，蜜姐姐的，哄哄人，捧捧人，我一句話出来能碰倒山，往后輕了不是，重了又不是，請你做做好事，我是……

任 大叔，你这样就想錯啦。

叔 啊！我想錯啦？我沒有想錯，我是为了……

任 大叔。〔唱滾板調〕

杜大叔你老不要錯想，
把黃金当着廢銅樣，
這兩年來青年人覺悟高，
旧皇历今年看不上，
夏青苗他是个好学生，
爱你的技术爱你的羊，
为了拜你名下做徒弟，
大学不考要求放下乡！
他要在畜牧业上作专家，
这样的徒弟是不寻常！
既有知識又能干，
你老的臉上也有榮光，
你如肯教会他把羊放，
做一个老年人的好榜樣。

大叔，在我看还是……

叔 [拒絕地]我說不行，就不行！[二人默默，这时杜娟端着飯出。

娟 爸爸，吃飯吧。

叔 放在桌上！[对主任坚决地]主任，我是为了大家好，免得往后不欢而散，那就对不起夏专员了！[轉身就走下。

任 大叔，大叔，[欲赶大叔，又掉过头来看看青苗]青苗，你和周會計吃，等我一下，馬上就来。[急下，青苗見情很失望地怔着。杜娟明白地放下飯菜。

娟 夏青苗同志，你来先吃吧！[見青苗还没有听见，默默地癱着，便向前]有什么問題吃过飯再談吧。

苗 我不在这里吃！

娟 [誤解地]怎么样，碰了釘子啦？要回到城里去……

苗 不！主任叫我和周會計一块起伙。

娟 和他們起伙干什么？徒弟不在師父家里吃，出去代伙成什么話？快来吃吧！

苗 師父家……[难受地低头不語，要哭]

娟 你看！身上衣服都汗湿了，快脫下来涼涼吧！

苗 謝謝你，我不暖……

娟 [很熱情地替他脫下外衣]夏青苗同志，头几天就听說你要到我們这里来，大家都高兴的不得了！往后我們就在一块过組織生活，你有什么困难找我，我叫杜娟，杜大叔是我爸爸，早上社主任已經把你的介紹信和組

織关系交給我了，我們在一个团小組，說句老實話吧，我們都是种田大老粗，沒有文化，以后还望你多多幫助我們呢？

苗 我也不行啊！

娟 哎！这不是謙虛的事，我生来就是巷子里杠木头直来直去，行就是行，不行就是不行。噢！飯冷了，快吃吧，〔拉他吃飯〕我先送来給你吃，过了这几天就到我們家里去吃，反正家里也沒有外人，爸爸，媽媽連我三个人。

苗 大叔……他又不愿意收我做徒弟……〔更忧愁起来〕

娟 哎！你不要呆想，我爸爸是考考你的！

苗 考……考……我的？！真的嗎？〔高兴得跳起来〕走！我就考去。〔随时在衣服口袋里拿出笔〕

娟 別忙，拿笔干什么？我們这个考試啊，跟你們学校里完全不同。

苗 怎么不同？

娟 等你吃飽之后，跟我参加团支部会去，党支書就是社主任，今天也請他参加，讓我們把社里情况仔細向你介紹介紹，你有什么意見和要求也可以提，我們来帮你解决。

苗 好得很，就去吧！

娟 忙什么，吃完了去也不迟啊，两点鐘才开会呢。

苗 我們早一点去不好嗎？

娟 好！

〔閉二幕，主任，杜娟同上。〕

娟 主任，这样开会你說对嗎？

任 杜娟，这样开法很对。〔唱渡板調〕

青苗是学生他年紀輕，
响应祖国号召有干劲，
時間一长日子久，
恐怕遇到困难要灰心，
在会上替他把根扎牢固，
才不会得打起背包把城进。

娟〔接唱〕我爸爸还是有顧慮，
为杜得生在会上吃过批評，
只要青苗志向不改有决心，
我爸爸不收人家也不行。

任 这个不是硬行着急的事！跑馬是不能看三国的，你回去耐心地和你爸爸談談，人家是有文化，有知識的青年人，觉悟很高，决不会走向杜得生那样沒出息的道路上去！但是，你爸爸收不收青苗，要看看你的工作做得如何？夏青苗有困难能不能解决，也看你工作做得如何？

娟 行！我一定按照你的指示去做，保証替他解决！

任 明天我到县里去开会，有一个星期才回来，如果有
什么事解决不了的话，你去找周会计开个会，研究研
究！

娟 主任，你放心吧！等你回来再看吧。〔落幕〕

〔徐徐地幕起：出现初秋天气，满山是草，舞台右角设着小山洞，
在爽朗的音乐声中，大叔和青苗吆喝着羊上。〕

叔 我要看他能不能吃爬山的苦，有意领他各处去跑一
趟。〔对苗 唱紧板调〕

山高壁陡难行走，
崎岖小道似羊肠，
翻山越岭多艰险，
一年四季受风霜，
我看你还是回家去，
免得虚度好时光。

青苗，你看放羊的日子就是这样，我这大的年纪还
要跟着羊，从这座山跑到那座山的，我看你还是回去
吧！

苗〔唱前腔〕年迈之人劲头壮，
何况我是毛头小伙更无妨，
能允我在你老身边学放羊，
就是一死也甘心肠。

叔 这不是空口说白话的事呀！啊！小东西又打起来了，